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冊六

晉

烈宗孝武皇帝

陳太元五年春二月秦作教武堂 秦作教武堂于渭城注見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練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儉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非所以致太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堅乃止

夏四月以謝安為衛將軍與桓冲並開府儀同三司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冲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不為冀州牧苻融為豫州牧 秦王堅以諸氏種秦王堅分三原注見九嶷山在兩

陽石越梁讓毛興王勝等皆為諸州刺史 堅送不至霸上至所領成三十戶別其父兄皆物與庶數器又送苻融待不趙堅因倚一

曰堅急當語非坐笑而不納整宜官也博文強記能屬文訂直言面諫秦容垂夫人得幸于堅堅幸于趙堅因倚一見趙堅入秋堂知對使取邦帶傾夏國由此言之則堅大悅自是嘗舉臣禮飲而已趙堅名曰酒旗杜康古之造酒者陳趙堅伯勞爾推曰鶴伯勞仇傾未詳酒旗通鑑作池胡三省曰當從旗天文志新韓古角南二聖名曰酒旗杜康古之造酒者陳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已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於殿內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釋迦諸佛心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水王雅字陵遠諒不從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擊破之遂拔管城 在安陸府鍾離城北獲其將閻振吳仲 振仲寇竟陵冲遣太守桓石虔石虔

弟帥眾拒擊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拔之獲振仲伴斬萬七千 有 秦史海公陽及王皮周旭謀反事覺收下廷尉

壬七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之子 侍郎王皮注死之尚書郎周旭謀反事覺從違 秦史海公陽及王皮周旭謀反事覺收下廷尉 臣不允貧賤欲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托卿以十具半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旭曰世荷普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先是趙廉謀反左右誅之堅成烈士曰王皆赦不謀從陽高昌即秦中師前郭之高昌望京趙廉因之今為上昌魯地皮旭朔方之北

周旋既竭世荷普恩則不宜受秦爵此更復廢秦皇生之亂臣其符勝王處均為叛逆此

論不謀何以立
紀綱此特爲聖
自欲博覽而
失正其矣

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等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此行之端始出走光撫南西域思成是善遠方諸國皆朱歸附

冬十月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定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犬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石注見守斗自南斗十二度至熒火福德歲星所在其國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于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宮內斷于心耳

臣言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每來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愛不止于此陛下龍有鮮卑吳國布滿當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石注見守斗自南斗十二度至熒火福德歲星所在其國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于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宮內斷于心耳

臣言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每來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愛不止于此陛下龍有鮮卑吳國布滿當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石注見守斗自南斗十二度至熒火福德歲星所在其國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眾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于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宮內斷于心耳

秦大熱 先是五月秦幽州蝗秦王堅命散騎常侍劉隗隗獲民撲除之不能滅有司請從隗下廷尉秦王曰灾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降此由餘之失政爾何罪乎至是歲大熱石下故城七十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收收百石胡氏三苗曰物反尚已蝗生而不食五種妖之大者也農夫力穡有秋自古以來無收收百石七十石之理即五十石亦常爲收蝗之爲史未之聞也使其有之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誣誣以罔上亦不祥之太者也秦亡宜矣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字石之秋冠軍將軍謝元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良家子弟勤之陽平公融諫曰垂美我之仇讎良家少年皆當統子弟不聞軍旅何可從也堅不聽八月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涼州諸軍堅言此不祥之徵也堅聽秦慕容言于垂曰王上驍於已甚叔父建中興之車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數千里水陸並進運漕萬艘融等兵先至頡頤水入泗之口在今江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元爲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守頡頤水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

時謝石與元圍壽陽別墅安着常乃于元是日元懼謝琰而又不勝遂遣使至夜乃還相冲安之子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

謝安時登樓謂弟道等惟懼不勳意然八公之勝非朱序自敗乃公事則晉軍至不擾天

何成其之可稱
讀書而不具卓
識證人是非者
多矣

觀謝石謝元暉
不致道之狀則
相沖之而不為
無見幸而宋序
私通軍情符堅
驕傲自滿符堅
未請軍機臨陣
自退以致晉軍
乘勢得勝且不
然謝元將踴憤
轉之機又何偉
績之能建哉尹
起幸所謂天幸
非刻論也

堅不卑除垂垂
不乘堅之危厲
者以為英雄度
量道人議者又
以為坐失事機
皆非也堅奮晉
而欲藉垂以說
功垂固嘗而欲
廢堅以復業正
吳越春秋所云
燭不知燈燈不
知羞也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堂之重不關將畧今大敗垂至方遊談不暇遺書不經事已定甲兵無關宜留以防西藩中敵曰安石有願

冬十一月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注見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壽陽在克之胡彬退保硤

石注在淮水北逕謝府新州西北水經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屯于洛澗在融使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

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威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融融使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

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遺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君未集宜

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騎五千趨洛澗梁成阻澗為陣以待之牢之直前

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陸繼進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

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助敵何謂弱也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

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逼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

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衝而殺之不勝矣融亦為然遂廢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而略陳欲以止

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記岡高一百步秦兵大敗自相踐踏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

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晝夜不敢息單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陣後大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

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復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遂取壽陽謝安得壽陽知秦兵敗方與客圍壽陽上

帳既罷還內過戶折堅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淅然流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獨人全堅以

千餘騎赴之思不亡也如保履其危以此時不可失機不意融思社稷之重垂以赤心投我德之何害之天非負密之心也

垂曰吾昔以大將所不容也身無所索王以國士遇我後為王猛所賣垂悉以兵投堅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垂于

垂曰吾昔以大將所不容也身無所索王以國士遇我後為王猛所賣垂悉以兵投堅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垂于

與自若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淝池垂言于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

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食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颯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餘籠豈可解縱

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所廢輿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

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遣壯士遂垂于河橋垂疑之說道而去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元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以王國寶為尚書郎 謝安婿王國寶坦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于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疎忌之

知此悉元通晉書也 卷三十四 晉孝武皇帝

秦將軍乞伏國仁乞伏國仁先有純子者以維勇為諸部統主說叛據隴右初國仁之父司繁為秦將五統所破降秦以為南單于留之長安已復使討叛胡遂鎮勇士川
秦師敗率隴西以叛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積步合眾至十萬據隴右

丁零北狄種名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拔秦與斌合慕容垂至安陽修好于長樂公丕丕館垂于鄆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從之新安斌往秦為將軍中郎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討之石越言于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志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不曰垂在此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救鎧給之又遣符飛龍帥氏騎一千為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師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鄆城拜廟五勿許乃潛入而手吏裝之

龍帥氏騎一千為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師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鄆城拜廟五勿許乃潛入而手吏裝之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討秦興此功不可忘垂留其子農及從子楷紹于鄆行至安陽關不與飛龍謀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於符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俾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而慕容鳳鳳都子桓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遣人告農等農等遂以晦日將數十騎微服出鄆奔列人今廣平府肥鄉縣起兵

甲元年後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在元年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申九年大國一秦新大國二後秦姚萇秦凡三階國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

斌勸垂稱尊號曰新興侯容師吾主也當迎歸反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鄆而據之乃引兵東至滎陽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率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鄆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于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諸其家曰惡奴耶黃人家猶無以讓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止必將有異非乃詣張驥極馬說之驥曰得舊主而奉之敢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以興復告利利曰生死惟那是從也乃詣張驥極馬說之驥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致死于農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使趙秋說屠各東夷烏桓各帥眾數千赴之步騎雲集遂至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

參軍趙謙請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畫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向暮農鼓譟而出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與毛當皆秦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賊屢起垂至鄆農引兵來會垂遂立世子寶寶字道為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石使姜讓請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死之恩故敢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

將軍不容于家國授命聖朝燕之吏士將軍豈有分乎若不以鄆城風歸當窮極兵勢恐軍馬求生亦不可得也鄆城風歸當窮極兵勢恐軍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耳阿罪世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左攝長安堅曰當各有其主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冲間謝元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燕王垂圍鄆 燕王垂攻鄆拔其外郭秦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長門守之垂遣其弟德及從子楷等攻秦枋頭館陶皆取之于是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燕慕容泓慕容泓弟起兵華陰慕容冲慕容冲弟起兵平陽秦遣符叡擊之擊泓敗死夏四月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秦王泓為

營中水三八營
外寸餘或出附
會奇談不樂則
其特營本通當
蓋下且若謂別
有人佑平地水
能自涿有是理
乎

秦北地長史聞燕王垂攻鄆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眾遂威自稱雍州牧秦王堅使鉅鹿公毅都督中外諸軍事討泓
以姚萇為司馬泓弟冲為秦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使寶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帥眾將奔關東毅粗猛輕敵欲馳
兵逐之姚萇諫不聽遂與戰兵敗為泓所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攸于是天水尹皓尹詳南安
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眾推萇為盟主長自稱秦王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已而萇出北地堅自帥步騎二萬擊之茂兵
會天大水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是軍復
振堅數曰天亦佑姚乎安公谷在西安府權州

秦遣兵擊慕容冲破之冲奔華陰泓遂進逼長安 秦寶衝擊冲破之冲奔華陰泓眾至十餘萬已而無諸將殺泓立冲為太
弟冲大破秦兵于鄆西鄆縣遂據阿房城亂冲之叛也堅召慕容暉使謂曰卿之眾破可謂人而戰不可以國士期也命暉以
領汝勉建大業聽吾元便即尊位及泓見殺冲復敗秦兵暉與慕容暉謀伏兵殺暉事覺堅誅暉
并鮮卑無少長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太子瑗之子盛乘間得出奔冲阿房城注見前阿房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秋七月養廉獻皇后

八月燕王垂解鄆圍趨新城即新興城垂所築以置初燕王垂圍鄆城久不下以右司馬封衡言引漳水灌之垂行圍因飲于華林
園秦人密出兵掩之天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慕容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鄆中餉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待丕
必無降理不如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嗚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時報城以鄆城不下
遣都督謝元帥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三月詔奏請乘氏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元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元至下邳秦

徐州刺史趙遵棄彭城走元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元遣兵攻秦青州州降之朝廷加元
都督徐州青司黃州并七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後秦王長攻新平

復漢郡今陝西郿州是

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民望謂之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

是長至太守苟輔發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于是憑城
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于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長長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
還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輔守數月糧竭矢盡乃帥其

慕容垂復圍鄆謝元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 先是謝元遣劉牢之等據碭碭城名在秦安府東郭滿據滑臺亦曰白馬城今為

滑氏于北為堅後人贈以為城 顏頡劉襲軍河北襲攻黎陽見克之待丕大懼會燕王垂復引兵圍鄆丕進退路窮遣參軍

焦達請救于元元欲徵丕任子遂因陳丕款誠元乃遣劉牢之等帥眾二萬救鄆丕告凱元運米二千斛饋之

鄆北燕王垂復圍鄆

乙酉年秦王苻堅大安元年西燕王慕容冲史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建春正月燕慕容冲稱帝于阿房是為西燕 冲稱帝改
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守道理實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入功
未成而騎已甚殆難濟乎地與戰長安秦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鄆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 牢之自枋頭至鄆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北道牢之引
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澤注在 華燕輜重垂逆擊大破之牢之軍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鄆中飢甚不率眾就晉殺
于枋頭牢之入屯鄆城兵復少振尋坐軍敗微還亦不還鄆燕秦相持經年燕人相食邑落

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東北亦曰武將山後秦執之以歸 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冲縱兵
暴掠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說奔
五將山後秦王長道驍騎將軍吳忠圍之秦兵皆散走堅神色自若忠執之送詣新平堅之出也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殺長安宏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道曰 文靖 先是安與琅琊王世子有隙會秦人求救安請自將出鎮廣陵至是有疾求還至建康而卒詔
加殊禮以葬

以琅邪王世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長截秦王堅 後秦王長幽秦王堅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生平
遇長有恩尤忿之數罵長求死長遣人縊之張夫子中山公說皆自投後秦將士亦皆哀傷其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馬司

州將軍張蛇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以騎來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即位丕死去鄆燕使
春將丕稱帝于晉陽 秦長樂公丕將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丕之 自前州查關遣使招之丕乃帥鄆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

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 初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
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至玉門涼州刺史梁熙發兵拒之光破其光新熙
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酒泉太守梁熙西郡太守索綽城守不下光攻而救之責半不降半曰將軍發招平西城不交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是為 西秦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募勇士城而都之秦封以為苑川苑川水北逕牧師泥故漢牧

地之也有東西
二賊相去七里王

冬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後秦諸國置郡博陵守將王充麟攻博陵王充固守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

出眾聚以應麟充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卿母

在城食而不顧吾何有馬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充殺之

樂浪王之功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

成十一年秦主苻登泰初元年無建興元年後秦建初元年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春正月拓跋珪

復立為代王 先是劉厚仁兄弟頭眷代領其眾厚仁之子顯欲之而自立顯又欲報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質訥至是珪

從曾祖紇羅力力羅之與諸部大人共清質訥推珪為主大會于牛川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王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即代王位以長孫萬代人叔孫普洛

叔父紇羅力為南北部大人分治其眾以張袞字洪龍為左長史許謙字元遜為右馬司王建廣甯等為外朝大人奚牧

達奚氏後改奚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參謀議長孫道生道生等出納教命尋徙都盛樂顯奔西燕盛樂注見前

燕王垂稱皇帝 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丁零翟遼翟據黎陽 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南陽西鄂人恬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遠潛施毒患以收眾心

遂執恬之而據其郡明平燕王垂使慕容紹宗翟斌之

二月西燕弒其主冲 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強課農築室為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眾心不悅殺之立冲將段隨為

燕王三月慕容暉慕容永暉殺隨立宜都王子顯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口去長安而東暉弟般殺顯恆立冲之子孫永又殺之

乃立泓之子忠為帝忠以永為丞相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然城今歸州而居之未幾刀雷等復殺忠推永為

河東王俱藩于燕

三月泰山太守張願叛謝元遠屯淮陰 初謝元欲使朱序屯洛陽而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元

置戍而還至是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北方發勁元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明年張願破之子是清張願復來降

夏四月代改稱魏 魏王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後秦王長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長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六月以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荆州刺史桓石民取弘農初置湖陝二戍湖陝

秋七月秦以符登符登為南安王 枹罕諸氏以河州刺史衛平衰老廢之推狄道長符登為雍河二州牧帥眾五萬下隴

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秦王不因而命之仍封南安王

冬十月西燕擊秦敗之秦王不奔東垣在今河南府新安縣將軍馮該擊殺之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不來假道東歸不許與戰于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不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殺洛陽馮該自陝還擊殺之執其太子留等送建康詔

放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西燕今嶺山永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之為永所殺時主妻之子

在長子相繼

海西公吳覺于吳公自徙吳之後深慮橫禍專飲酒恣營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至是覺十五年

十一月秦符登稱帝于南安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後秦主長之弟碩德干秦州長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

之破青姓姓者射長中之長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眾至是秦尚書寇達奉渤海王懿懿之子自杏城見奔南安登發不喪行服

議立懿為主眾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即帝位

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後法初光得秦主堅凶問舉軍編素至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伐後秦秦主登立世祖不諱堅世祖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術以虎賁凡所欲為必啟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

皆刺鋒刃為死休字海戰以劍稍為方圓大陣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將軍徐萬胡空各聚

王禮薛秦王堅于二堂之間及登到高空以坐降登拜萬雅州

丁丑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為青兗刺史鎮淮陰謝元為會稽內史

夏四月尊母李氏為皇太妃

五月倣處士戴逵字安道會稽不至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元上疏曰逵自求其

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詔命帝許之

秋八月立子德宗為皇太子

冬十二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嵩嵩死之後秦姚方成拔嵩囑執而數之嵩罵曰汝姚羨罪當萬死先帝救之授任內外榮寵

極矣當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先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長于地下治之方成怒斬嵩悉

坑其士卒後秦主堅屍備前朝

戊十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正月康樂公謝元卒

秦主登軍朝那在今平涼府平涼縣後秦主長軍武都胡三為注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兩秦相持虛戰互有勝負數月乃

踰垣閉門聖賢
機其已甚安有
奉詔從而可逃
雖他所遺託
自求其志之說
純盜虛聲所謂
卑天下而入于
無用者必欲曲
成其名于世何
補謝元願斤斤
安惜請當其
身名並存亦都

解蘭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戍洛陽諶王恬玆玆于都督充冀等州軍事鎮淮陰

六月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注見秦封以為金城王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 魏主珪密有圖燕之志遣元原公儀之驥從奉使至中山還言于珪曰燕主叡老太子聞弱范陽王若德自

負才氣非少主臣燕主既沒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紀十四年後涼麟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

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長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 秦主登留輜重于大界胡三省注在安定自將輕騎攻安定先其後

以秦賊軍固大吁曰或居賊賊亦何不自出豈與汝決之秦主登登遣使謂之曰為臣試君而立送秦 諸將勸長決戰長曰與

窮寇爭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大界克之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

馬帥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長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長汝已執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甯汝容

乎遂殺之諸將欲因秦軍亂擊之長曰登與離亂劉友益書法曰秦世氏耳前王克繼徐焉

冬十一月以范甯順陽人為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政于琅邪王世子道子道子亦嗜酒

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帝尚浮屠窮極費所親昵者皆姓武制反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

刑獄繆亂尚書令陸機望閣歎曰好家居職兒欲懷懼之耶左衛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于道

子諷八座啟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指幹平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言得為此乃稱疾不署執奏帝大怒而

加盾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為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

道子齟齬出為豫章太守甯在豫章道邈書下屬咸探求風政叔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自古以來欲左右耳目者無非

傾送網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其可混有足下但平心而處之

何取于耳目哉甯曰儒學性執直常謂王阿姜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為殷之大過甯曰王阿姜與文雖沉仁義游辭浮說波

覆國為後世成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將一世之禍輕惡代之惠重自喪之惑小迷尔之罪大也

癸十五年春正月西燕王永冠洛陽宋序擊走之還擊翟遼又走之 西燕王永引兵向洛陽宋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永走還

上黨序追至白水注在西山山出高都縣故城南水經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將軍朱黨守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

陽自還襄陽已而西燕復寇河南太守楊 陰朔走之子

二月以王恭之子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琅邪王世子恃寵驕恣帝深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之間于太子左衛率王

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畧不長天下無

先由小忠信以成大不忠不信實千古小人通病徐選謹致書戒甯勿任耳目持論極當但所云得國士良吏豈以攝掌則猶未為盡善使無克知灼見之明採取虛名過為任用則始致正復不淺坐贖靈諾之風其流弊將安底哉

矣帝不事足以守職若其事必為亂階不從乃使恭鎮京口

夏四月秦將軍魏揭飛攻後秦之杏城雷惡地應之後秦主長擊掎揭飛惡地降 先是秦將軍雷惡地降于後秦後秦主長使人

于杏城惡地復應之攻李潤地名在同州府大荔縣西北李潤即此後秦主長自引精兵一千六百擊之揭飛惡地有眾數萬氏胡赴之

者首尾不絕見後秦兵少悉眾攻之長固營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擾亂長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

惡地請降長待之如初善如此之法以千餘兵破三萬之眾地惟小為貴或疑其詐長曰我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

輔獨御將人前惟不從眾收功于後秦擊破魏之長曰當用兵造變不誠虛實今雖兵直進此必約與之有謀也變之則其謀

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破之擊于安定城東長拒之擊于安定城東長拒之擊于安定城東長拒之擊于安定城東

卯年十六等冬十月魏王珪擊秦然秦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

代遂附于劉衛辰魏王珪即位高車古赤狄之北魏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魏太子與曰

追之及于大磧大破之悉徙其部眾于雲中

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諸部悉降 劉衛辰遣子直力鞬率眾九萬攻魏南部魏王珪引兵大破之乘勝追奔

衛辰部落駭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即代來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界衛辰父子出走分道輕騎追之復直力鞬衛辰為其下所殺珪誅其

宗黨五千人河南諸郡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猶是遂說衛辰少子勃勃即赫連勃勃于奔薛于部即鮮于部

于部送于沒奕干秦對高平沒奕干以女妻之

至十七年夏五月丁卯朔日食

燕主垂擊翟劉璉之 劉奔西燕 先是翟遼死子劉代領其眾至是燕主垂擊劉垂軍至黎陽臨河欲濟劉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從

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為列兵仗沂流而上劉急引兵趨之垂潛遣慕容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

比明營城劉急還攻垂命堅壁勿戰劉兵來往疲竭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鎮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眾及所

統七郡三萬餘戶劉奔長子歲餘謀反永殺之

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南州軍事 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元負其才地以雄豪自

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嘗詣琅邪王通子值其辭強自謂眾若曰桓溫晚塗欲作賊後出補義興太守義興

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牧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報載馬以稱振仲堪多軍劉道曰馬稍存餘精理不足元不

倪虎出仲堪謂過曰仲狂人也元夜遣殺我豈能相殺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元志趣不常節下榮待太過

桓元怨劉垂官
其期期陷亂高
目誰何東晉紀
綱可謂地矣

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字宗伯為仲堪功曹潘謂曰侯劔戈授人必及于禍君不早去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為琅邪王從道子為會稽王

李遠表請修孔子廟不報 清河人李遠上表請勅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賂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表不省

已十八年冬十月燕主垂擊西燕 燕主垂謀伐西燕諸將皆曰未可范陽主德曰永國之枝葉將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垂

曰司徒意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子孫也遂發中山次于鄆

十二月後秦主長卒太子興字子帥兵擊秦 先是秦主登聞後秦主長病大喜林馬厲兵進逼安定長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

還甚夜引兵躡其後日而候騎告登曰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股與此羌同

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長亦還安定已而登丞相竇衝叛登討之衝求救于長長使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

因整平涼大獲而還至是長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昱僕射尹緯受遺詔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

以恩得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長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率眾伐秦明年登聞長死曰姚昱

眾而乘使尹緯與戰大敗之其眾夜潰登單騎奔平涼收遺眾入馬屯

山于是興始發命即帝位馬毛山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南亦曰馬兒嶺

甲十九年西燕亡大國三燕後秦魏小國二後涼西秦凡五國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髮為孤機能從弟務九之為河西都統

為孤雄勇有大志其父思復捷卒為孤嗣立興大將紛陀謀取涼州紛陀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

為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為孤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眾多何為為人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騎之

俟養而動為孤乃受之機三過曰此言為孤所以興

夏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 犀臣或問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車徐邈曰太后平日不伉儷于先帝子孫豈

可為祖考立配國學助教南文藏無于德仁人曰尊號既正則固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禘之義顯係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

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于太廟西

秋七月後秦主興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秦主登戰于山南馬毛山執登殺之悉散其

眾使歸農舉登太子崇奔湟中稱帝改元

八月尊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居常

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 燕主垂部分諸將出壺關注見溢口在可彰彰德府臨漳縣西和志溢水出滎陽沙度在直

名滿元城縣東南春秋定公七年 燕主垂部分諸將出壺關注見溢口在可彰彰德府臨漳縣西和志溢水出滎陽沙度在直

齊侯術侯盟于沙即此處當作年以擊西燕檉榜所懸軍各就頓西燕主永間之分道拒守聚糧壘壁南水經注潞縣北對故壁

晉孝武皇帝

世謂之金壁 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不進永疑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欲諸軍杜太行口惟留壘一軍于是垂引大軍出

滄口入天井關 見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于臺壁南遣千騎伏關下及戰偽還永眾追之關中伏發斷其

後諸軍四面俱進夫破之永走歸長子垂進圍之永困急求救于魯魏兵皆不至將士開門納燕兵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

七萬餘戶 永亡凡六主合十九年

冬秦主崇及隗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 西秦王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隗西王楊定 定將軍與西秦兵

戰被執已而亡奔隗西王楊定 秦主崇奔隗西王楊定 秦主崇奔隗西王楊定 秦主崇奔隗西王楊定

乾歸于是置有隗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至是乃自稱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稱藩于建康分氏羌為二

十部道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起二十年春三月庚辰朔日食

以丹陽尹王稚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倉縱趙牙本倡優始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詔賂得進 牙為道子開第第山

其茶潤道子曰內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 帝益怒道子而逼于太后不忍廢黜乃權

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國寶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歸時友愛之驪太后每

和解之

秋七月長星見 漢書注文類曰字星長三星形象小異字星光芒四出星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 星書天文志須女四星

帝心惡之千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有何萬歲天子邪

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王珪敗之千參合陁 初魏王珪遣其弟觚 觚入貢于燕燕主垂哀老諸子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

與遂叛燕侵逼附塞諸郡燕主垂遣太子寶帥眾八萬自五原伐魏 魏長哀言于珪曰燕桓子猶臺長子之捷有輕我心宜羸形

以騎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進軍臨河欲濟魏王珪將兵

拒之先是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

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乃夜遁珪選精銳二萬餘騎追擊大敗之于參合陁 時河水未結寶以

殿斥使俄而暴風外合珪引兵滿河晨夜兼行至參合陁西燕軍在坡東山動水上珪夜部分諸部令士卒衝街 燕司徒德言于

垂曰虜以質捷有輕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畧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甲二十一年 燕主垂薨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 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

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三注即嶺關嶺所關五迴道也五經天門嶺三注嶺之南登山嶺石壁立通道出絕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度子鎮平城垂裝之度出戰敗死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會垂疾篤遣使命如山為之設祭軍士哭聲震山谷垂慟念由疾卒于上谷寶即位

燕王寶戩其太后段氏寶初為太子有美譽已而荒怠中外失政段氏嘗言于燕王垂以太子非濟世之才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懷必為國患宜早圖之垂不從及是寶即位使麟逼段后自裁段氏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况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

六月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光即天王世國號大涼置百官遣使拜禿髮烏孤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苦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

秋八月魏王珪擊燕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遂取并州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參軍張恂之子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乃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勾注見前旌旗亘千餘里鼓行而進遣別將從東道

襲幽州九月珪軍至晉陽慕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容暉閉門拒之農遂東走魏追獲其妻子燕軍盡沒農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初建臺置判書太守尚書等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皆軍門者皆戎人

貴人張氏欲帝于清署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冬十月葬隆平陵在江蘇市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賄左右曰因寢暴崩時太子聞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為道詔侍中王爽弟之拒之曰大行晏駕

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于燕書說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帝侍左右為之節初國寶黨附道子驕從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于帝而疎道子及帝崩國寶復事又倚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詔道子

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恭國寶王向曰彼罪逆未彰今先殺而後必去朝野之望恭乃即止詔既而山陵既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

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任人國寶等愈懼魏王珪拔常山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磳志時諸部內入者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信道并徑自并陘越中山

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惟中山郡信都三城為燕守珪將進攻中山既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廢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圍之乃引兵而南高陽太守崔宏字元伯東奔海渚胡三注珪素聞其名遣吏追獲以為黃門侍郎與張震對

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屈遵字子度昌降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時魏東平公儀攻郭燕范陽王德聖破之魏軍退

德宗幼而不慧至不辨飢飽寒暑豈尚可擬聖至聖豈愚聖聖不違故祖于五長立嫡而昧于為天下得人者直庸主其罪於己身失天下同

安皇帝

丁隆安元年南涼王秃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三良葉神聖元年舊大國春正月魏王珪擊信都降之

秃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南涼先是烏孤擊乞弗折掘部乞氏之西降之徙都廉川城在今西廣武注見趙振少

好奇畧棄家從烏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至是烏孤稱王改元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已而劉恭孫孫

從治樂郡 南涼北涼南也 洪也 魏

二月燕王寶襲擊魏軍大敗奔還 魏王珪自信都還燕王寶悉發其眾以邀之營于淳沱水北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襲魏

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敢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眾多布火炬于營外縱兵衝之燕兵大敗引還

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軍以二萬騎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藉尚書郎恭與時謀殺寶立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

是不安

三月燕幽平牧慕容會引兵至前慕容麟作亂出走魏王珪進圍中山燕王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魏 初燕清河王會聞

魏兵東下表求赴難而無行意以魏寶愛少子策立之會因是懼恐有異志燕王寶怒切責之會不得已乃上道徐進至是

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為寶厚言之趙王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眾大忿恨麟以兵

劫北地王精使率禁兵試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眾于是城中震駭寶恐麟奪會軍乃召隆及遼西王農

謀走寶隆城夜與太子策及龍農等萬餘騎出赴會軍城中無主百姓惶惑閉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

眾攻之不拔出山中會帥騎平二萬迎于薊前珪會有恨色分兵略震豎北趨龍城魏兵追之會望塵與戰農陸等復以

安之因召軍臣師高雲夜夜坐賀日恭與麟斬會陽首不死走起其軍勒兵攻寶馳至龍城會引兵環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

出破會軍時師高雲夜夜坐賀日恭與麟斬會陽首不死走起其軍勒兵攻寶馳至龍城會引兵環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

寶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

權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元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惟患相斃之不速今既執大

權無不如意若發詔徵君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元曰考伯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元雖不肖

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也仲堪疑未決于是外特舉州刺史解快內與從兄南蠻校尉魏尚都督相江驥謀亦極言

其間不可親恐及禍和斛之續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耶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求獲死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敵預聞驥亦極言

解快亦不肯從 解快字仲元陳留圍人 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

為問計於王前蜀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親不過勢利之閒耳國寶曰將朝矣我乎蜀曰是傳言殷卿甯有與之罪孝伯豈宣帝之傳耶又問計于車胤胤曰今朝廷遣軍茶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金至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職侍罪道子聞懼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新緒于市遣使謝茶茶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切猶豫不敢下問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以會稽世子元顯為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儁才為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術府乃徐州文武悉備之

涼沮渠蒙遜涼州刺史胡人叛推段業京兆人為建康涼州所置郡故城在今肅州馬鬮公以眾歸之是為蒙遜之先世為部帥其諸父

羅仇彌弼皆臣于涼涼王光毅之蒙遜因叛涼起兵攻臨松郡涼州府城在今甘肅西蒙遜從兄男成

聞家遜起亦合眾攻建康會家遜為光子纂字承所破男成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推為涼州牧建康公元蒙遜帥眾歸之業

以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為鎮西將軍光命纂攻之不克業自稱涼王以蒙

秋九月秦太后她氏卒自此後秦秦太后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

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輝駁曰高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

罪乎其如高議興動于政事延綸善言杜瑾等以論事得顯被美觀等以備舉見尊禮古以說等以文章參機密說則介雅正以成復性說名也

冬十月魏王珪克中山 先是燕開封公詳稱帝于中山中山城無定主民悉魏兵來之男女結盟人自為魏王已而趙王麟襲

殺詳而自立詳者酒者淫刑殺無度下離心至是中山饑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龜崇字茂平曰不吉紂以甲子亡謂之

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麟戰于義臺即古野臺在正定府新樂縣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得燕璽

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將士

咸二年燕主慕容暉咸平元年魏元平南燕主慕容德元年臨大國春正月燕慕容德徙居滑臺稱燕王暉為慕容麟奔鄴

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時魯王和弟之鎮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自鄴帥戶四萬南從滑臺魏帥王

中山時珪封為衛王 慕容麟上尊號于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麟復謀反德殺之

魏王珪北還從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贖代

二月以王愉字茂和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子逼以譙王尚之字伯道承及弟休之有方畧引為腹心尚之

曰方今鎮強威宇輔權輕宜固腹心于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日夜謀議

以伺四方之隙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四 晉安皇帝 八

魏封爾朱羽健其元胡胡洛人于秀容川胡三省注此北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燕衛卒段速骨作亂三月攻燕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弑之秋七月長樂王盛討殺蘭汗攝行統制初燕人有自中山

至龍城者言魏王珪衰弱于是燕主寶欲取中原調兵悉集已而聞中山已陷乃命罷兵遂西王農請因成師襲庫莫英東部鮮卑之別

寶從之遂北行會南燕王德遣使來告珪已西還中國空虛寶大喜即日引還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乃留長樂王盛統領後

事自引兵而南長上衛兵者段速骨等因眾心之憚征役逼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為主寶將十餘騎奔還龍城速骨攻之尚書

蘭汗陰與通謀城遂陷寶及威輕騎南走速骨以高陽王崇幼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蘭汗又襲殺速骨廢崇太子策

承制遣使迎寶威以汗不可信勸寶南就范陽王德先遣使告德奉迎德遣義興護帥壯士數百人而北聲言迎衛其寶圖之寶

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走遠威收兵冀州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乃父垂之舅又威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流涕固諫不

聽乃逃匿寶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迎入外邸而弑之并殺太子策汗自稱昌黎王威欲赴哀從者止之威曰我

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遂往見汗汗園哀之乃舍之于宮中親侍如舊汗兄提驕狠

荒淫事汗無禮威因而間之汗兄弟漸生嫌忌久之其黨自相攻擊威乃乘間殺汗龍城自夏不雨至于七月汗曰指燕諸州清

之還寶將士干穆皆歸威因闕垣入東宮殺告于大廟下令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魏遷都平城魏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魏王珪命有司正卦觀禮道里平權衡審度量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元反元陷江州桓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元在荊州因從之元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統之以

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晉以京口為北府庾楷為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

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乘機推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其告殷仲堪及元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恭司馬劉

會稽王道子天子叔父也而又當國東政強為將軍帥以其所愛其夫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

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曰飲醇酒而已元顯總督荆湘文義氣果銳以安危仲堪聞恭舉兵勸兵

趣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佺期帥升師五千為前鋒桓元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八月佺期及元奄至湓口王

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吳郡治臨川今江元追復之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宰之執恭以降斬之以宰之都督晉亮七州軍事桓元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救殷仲堪使回軍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謀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于牛渚楷奔桓元大破官軍于白石山石山名在今廬州府無為州西水經注欄進之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